

故事發生在 BBC 的一個遊戲節目里,這個節目叫“金球”(Golden Balls)。節目開始時有 4 名選手參加,經過許多輪對人性的考驗和互相角力後,到最後只剩下兩名選手,和一大筆獎金。

這個時候,主持人會給每人兩個球,其中一個寫着“平分”,另一個寫着“偷走”,他們需要從中選擇一個球。根據兩人的選擇,會出現三種情況:

1. 如果兩個人都選擇了平分, 那么皆大歡喜,兩個好人可以平分之前累積的獎金,這是最理想的情況;2. 如果其中一個人選擇平分,另一個人選擇偷走, 那么選擇了偷走的壞人可以拿走全部的獎金, 而選擇平分的好人則一分錢也拿不到;3. 如果兩個人都選擇了偷走,那么兩個壞人都一分錢也拿不到。

在做出各自的選擇前, 兩個人可以互相商量。於是在這個節目里, 就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其中一個人極力保證自己一定會選擇平分, 並讓對方也選擇平分, 這樣兩個人可以平分獎金,但最後他選的卻是偷走,壞人偽裝成好人,偷襲成功,拿走全部獎金。



在“二戰”最艱苦的時期,為節約能源,英國的倫敦、伯明翰等大城市的火車站售票處,都立有一面宣傳牌,上面寫道:“你有必要開始這次旅行嗎?”很多英國人因此放棄了遠行,把省下的車票錢投入設在車站的募捐箱內,用以抗擊納粹。

據說, 那些因公務需要或家有急事而不得不選擇乘坐火車的人,都會豎起衣領,行色匆匆,他們不僅怕被藏在火車站角落里的記者偷拍,更怕遇到熟人。即使面對檢票員,他們也常常不自覺地臉紅……

我理解這種臉紅,顯然並非因為他們做了什麼錯事,而是出于一種本能,就像他們真的做了虧心事。雖然他們選擇乘坐火車有不得已的原因,也屬個人自由,卻依然會為此而感到不好意思。

依照弗洛姆的理論,人會感到不好意思,是文明的一種體現。在亞當和夏娃為赤身裸體而臉紅的那一刻,文明就產生了。達爾文在書中就曾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探討“人為什麼會臉紅”這個看似無足輕重的話題。他以自己深諳的生物學的邏輯推理方式,抽絲剝繭,反復論證,最後得出結論——人是地球上唯一會臉紅的動物。或許正因為懂得臉紅,人才是地球上唯一配得上“文明”二字的動物。當然,文明並非與生俱來,它需要後天成長環境的燻染、社會教育的養成,並且還 需要時間的沉澱。

與病魔抗爭了 17 個月後, 李開復將他自 2013 年 9 月得知自己罹患淋巴癌以來, 治療過程中鮮為人知的故事和心路歷程, 以及從死亡線上回來後的人生思考與讀者分享。

生病之前, 我被美國《時代周刊》評選為“2013 年全球最有影響力 100 人”之一,我意氣風發地赴美受獎,自認為實至名歸、當之無愧。然而, 吊詭的是,領獎回來沒幾個月,我就發現自己生病了。我被赤裸裸地暴露在病痛的風暴中,再大的影響力、再高的知名度都幫不了忙;在診療間、病床上,我什么都 不是,就是一個隨時可能在呼吸之間失去所有的病人。

那時候,我常常怨天怨地,責怪老天爺對我不公平。我從內心深處發出呼喊:“為什麼是我?我做錯了什麼?這是因果報應嗎?我是天之驕子啊!我有能力改變世界、造福人類,老天爺應該特別眷顧我, 怎麼可以把我拋在癌症的爛泥潭里,跟凡夫俗子一起在這里掙扎求生?”

朋友看我很痛苦, 特地帶我去拜見星雲大師,並讓我在佛光山小住幾日。有一天,早課剛過,天還沒全亮,我被安排跟大師一起用早齋。飯後,大師突然問我:“開復,有沒有想過,你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使影響力最大化’‘世界因我不同’!” 這是我長久以來的人生信仰:一個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世界,就看自己有多大的影 響力;影響力越大,做出來的事情就越能夠發揮效應……這個信念像腫瘤一樣長在我身上,頑強、固執,而且快速擴張。我從來沒有懷疑過它的正確性。

大師笑而不語,沉吟片刻後說:“這樣太危險了!”

“為什麼?我不明白!”我太驚訝了!

“人是很渺小的,多一個我,少一個我,世界都不會有變化。你要‘世界因我不同’,這就太狂妄了!”大師說得很輕、很慢,但一個字一個字說得清清楚楚。“什麼是‘影響力最大化’呢?一個人如果老想着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你想想,那其實是在追求名利啊!問問自己的心吧!千萬不要自己騙自己……”

另一種常見的情況是, 兩個人都說好了選平分,然後兩個人都反悔選了偷走,結果兩個人都拿不到錢。

這是一個類似囚徒困境的邏輯題, 選手往往會被複雜的人性和遊戲規則所玩弄。但在其中一期節目里, 一個選手卻成功地玩弄了這個規則。

這期節目留到最後的兩名選手, 一個叫尼克,一個叫易卜拉欣。

易卜拉欣向尼克表示, 自己一定會選擇平分,請尼克也選擇平分,這樣兩個人可以平分獎金。為了讓尼克相信他,易卜拉欣還說了一個父親教育自己要為 人誠實、信守承諾的故事。

沒想到, 尼克卻態度強硬地向易卜拉欣表示,自己一定會選偷走,但他同時表示,只要易卜拉欣選擇平分, 他會在節目結束後把拿到的獎金和對方平分。

這是此前節目中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況, 現場的觀眾和主持人都不敢相信尼克會做出

朋友浩子是台灣的資深媒體人,當過報社記者、電視台新聞部總監,如今在搞我迄今仍沒搞懂的新媒體。我倆都有氣喘的毛病,曾經一起拿出噴劑交流品牌。

去年年底,參加朋友女兒的婚禮時遇到浩子,他氣色很差,經多方打聽,加上對浩子的威脅恐嚇,他終於說出實話,肝有點問題。經過兩家醫院的診斷,他先休養了一陣子,接着得接受換肝手術。

換肝?我有兩個朋友換過肝,過程的痛苦不是旁人能想象的。而且, 肝源從哪兒來?在台灣幾乎不可能等得到肝。朋友們提了很多建議,甚至問浩子經濟狀況如何,能否挺得住。

浩子那陣子心情很苦悶,一度肝昏迷被送進醫院急救,接着他的哥哥也因家族遺傳,患肝癌過世。他打起精神幫着料理老哥的喪事,再默默面對自己的病情。

我忍不住又問:“浩子,有肝可換嗎?”

浩子換肝和其他人不同,他不愁沒肝,愁的是要不要接受。

浩子有兩個女兒,與他感情很好,老大今年大學畢業,小女兒上大二了。看來單親老爸很受女兒的寵愛。手術前我去他家探病, 兩個女兒對父親要動手術,已做好準備, 把老爹服侍得仿佛身處人間天堂。然後我又問了肝從何處來的敏感問題,

較適合。大女兒私下跑去醫院向醫生請求:能不能用她的,因為她妹怕痛。用哪個女兒的肝,當然是醫生說了算。

要動手術了,父女一同住院,一切順利。浩子上周搬出加護病房,每天能說說笑笑到

惡。如果一心行善,尤其是發自本心地行善,而不是想要借着行善來博取名聲,才能引 導社會,對社會產生正面的效應。”

“可是,如果看到貪婪、邪惡、自私等負面的現象,又該怎麼辦呢?”我想辯解。

大師說:“要珍惜、尊重周遭的一切,不論善惡美醜,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就像一片生態完整的森林里,有大象、老虎,也一定有螻蛄和老鼠。完美與 缺陷本來就是共存的,也是從人心產生的分別。如果沒有邪惡,怎能彰顯善的光芒?如果沒有自私的狹隘,也無法看到慷慨無私的偉大。所以,真正有益於世界的做法不是除惡,而是行善;不是打擊負能量,而是弘揚正能量。”

養病期間, 大師的話語時常在我心中回蕩。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影響力”這三個字。

那時候, 我確實沉溺在各種浮躁的快感中,我是萬眾矚目的焦點,走到哪兒都有粉絲圍繞着我;我在微博上的影響力,讓我能夠輕易發起萬人實名抵制 某一檔紅火的電視節目;我認為自己是路見不平、仗義執言的大俠,絲毫未察覺自己已經越界。我堅信自己是在關心社會,但骨子里我已經被千萬粉絲沖昏了頭。每一個社會重大事件,粉絲都會期待我的表態,於是

聽到這里,我簡直如五雷轟頂,從來沒有人這麼直接、這麼溫和而又嚴厲地指出我的盲點。我愣在那里,久久沒有答話。

“人生難得,人活一回太不容易了,不必想要改變世界,能做好自己就很不容易了。”大師略停了停, 繼續說,“要產生正能量,不要產生負能量。”他說的每一個字都落在我的心田里,“面對疾病,正能量是最有效的藥。病痛最喜歡的就是擔心、悲哀、沮喪,病痛最怕的就是平和、自信, 以及對它視若無睹。我患糖尿病幾十年了,但我無視它的存在,每天照樣做我該做的事, 我現在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那幾天常聽大師開示, 我覺得自己過去堅信不疑的很多價值觀、信念都是有缺陷的。我當時還帶着很多因為身份、名望、地位而來的自負,大師的話語,我雖然記住了,可是我並沒有完全明白,也沒有完全接受,甚至還有點兒不服氣。

有一天, 我想到我時常在微博上針砭時弊,也曾對一些負面的社會現象口誅筆伐, 於是請教大師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社會上的“惡”。沒想到,大師還是以一貫平和的語氣回應我:“一個人倘若一心除惡,表示他看到的都是

這樣的表態,易卜拉欣更是氣得直罵娘。

在尼克一定會選擇偷走的情況下, 易卜拉欣面臨的情況是:選擇偷走,兩個人都拿不到錢;選擇平分,那么尼克拿到所有的錢,然後節目結束後兩人平分, 但尼克是不是會遵守承諾可不好說。

但是易卜拉欣沒有別的選擇, 在尼克態度如此強硬的情況下,他只能選擇平分。

而尼克呢? 對着鏡頭,他展示了自己的選擇:也是平分,而不是像他之前表示一定會選的偷走。

就這樣,兩個人皆大歡喜,平分了獎金。

節目結束了,但是這個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在節目之後。

浩子才緩緩地說:“女兒捐的。”

不是一個女兒要捐,兩個都要捐。

但醫生說,得花點功夫做檢驗,看哪個女兒的肝適合他。小女兒對捐肝給老爸的事,非常坦然,可是也不諱言,她從小怕痛,連打針都怕,不過她還是要捐。

醫院的檢驗結果出來了,小女兒的肝比

院子里去曬太陽了。

女兒是父親永遠的心肝,突然發現父親更是女兒的心肝。勇敢的女兒向老爸證明:我們愛你,不能沒有你。

至此,談什麼孝順、家庭和睦,都顯得俗氣。

感情是種很微妙的東西,它不聲不響地把人纏到一塊兒,等到醒來,早已纏得難捨難分, 便沒什麼好說的, 躺在其中享受。這世界上還有什麼比身體內有女兒的肝更暖心的事呢? 又有什麼比把自己的肝植入老爸體內,更讓人安心的呢?

親情是種依靠, 孩子在外面遇到多大的挫折,回到家都有父母的庇護。風狂雨驟,沒我家的牆厚瓦實。

我愛喝酒, 不過最近每拿起酒瓶就放下,想到浩子父女,不論多好的酒也沒他們的親情來勁。好,沒酒,就流點淚淨化我的靈魂。恰好女兒來電話, 問我最近在忙什麼,我說了浩子的事,女兒沉默了幾秒才回答:“老爹,我也會捐肝給你, 可是你能不能好好照顧自己,少抽點煙、少喝點酒?”

我摸摸肚皮, 肝到底在哪個方位?我對肝說:“肝啊,你給我好好爭氣。”望着山下一棟棟樓,這麼晚,許多人家仍亮着燈, 那星星點點的暖意透過窗,飄進一溜銀河的星斗。

世界多么美好,為了慶祝浩子離開加護病房,我該喝杯酒,還是不喝酒了,上床睡個安穩覺吧。我想通了,孝順是個名詞,親情才是動詞。

我陷入言論被轉發與關注的熱潮中,不能自已。甚至還運用我的專業知識, 篩選最值得關注的微博,好讓我的言論 更具有影響力。

大師重重點醒了我,他說,“追求影響力最大化,最後就會用影響力當藉口,去追求名利。不承認的人,只是在騙自己。”為了追求更大的影響力,我 像機器一樣盲目地快速運轉,我心中那只貪婪的野獸霸佔了我的靈魂, 各種堂而皇之的藉口,遮蔽了我心中的明燈,讓我失去準確的判斷力。我告訴自己,有了影 響 力,我就可以伸張正義,做更多有意義的事。但我的身體很誠實,我長期睡不好、痛風、便秘,還患了幾次帶狀疱疹。這些警示都太微弱了, 無法撼動我那越來越強大的信念。人說“不到黃河心不死”,狂心難歇,最後身體只好用一場大病來警告我, 把我逼到生命的最底層,讓我看看自己的無知、脆弱、渺小,也讓我從身體小 宇宙的複雜多變, 體會宇宙人生的深邃與奧妙。

身體病了,我才發現,其實我的心病得更嚴重!當我被迫將不停運轉的機器停下來、不再依賴咖啡提神的時候, 我的頭腦終於可以保持清醒,並清楚地 看到,追逐名利的人生是膚淺的,試圖改變世界的人生是充滿壓力的。珍貴的生命旅程,應該抱着初學者的心態,對世界保持兒童般的好奇心,好好體驗人生;讓自 己每天都比前一天有進步、有成長,不必改變別人,只要做事問心無愧,對人真誠平等,這就足夠了。如果世界上每個人都能如此,世界就會更美好,不必等待任何一個救世主來拯救。

現在,之前汲汲營營追求的一切,在我心里都漸漸淡了。卸掉身上很多看不見的負擔,我才有能力辨識,網上許多激昂、沸騰的討論,常常都充滿了負能量。

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病中醒來,昏聩的心靈也醒過來了。我現在不太看網絡消息, 更不覺得自己需要在網上仗義執言。眼 不見,心不煩,不見可欲,使人心不亂;不煩不亂,就不會給身心帶來壓力。壓力是一切疾病之源,就算是對自己的健康負責,我也勢必要遠離過去的生活方式了。

媒體調查了易卜拉欣,結果發現他從來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他從小是被母親養大的。他講的那個關於父親教他如何做人的故事是他從一部電影里看來的情節,純粹是欺騙尼克的藉口。而他本來要選的是偷走,這樣要么兩個人都拿不到錢,要么他一個人拿走所有的錢。

而尼克設計的小伎倆, 成功地避免了這種結果,讓易卜拉欣沒法使壞,也要了遊戲規則一把。

如此強硬的情況下,他只能選擇平分。

而尼克呢? 對着鏡頭,他展示了自己的選擇:也是平分,而不是像他之前表示一定會選的偷走。

就這樣,兩個人皆大歡喜,平分了獎金。

節目結束了,但是這個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在節目之後。

浩子才緩緩地說:“女兒捐的。”

不是一個女兒要捐,兩個都要捐。

但醫生說,得花點功夫做檢驗,看哪個女兒的肝適合他。小女兒對捐肝給老爸的事,非常坦然,可是也不諱言,她從小怕痛,連打針都怕,不過她還是要捐。

醫院的檢驗結果出來了,小女兒的肝比

院子里去曬太陽了。

女兒是父親永遠的心肝,突然發現父親更是女兒的心肝。勇敢的女兒向老爸證明:我們愛你,不能沒有你。

至此,談什麼孝順、家庭和睦,都顯得俗氣。

感情是種很微妙的東西,它不聲不響地把人纏到一塊兒,等到醒來,早已纏得難捨難分, 便沒什麼好說的, 躺在其中享受。這世界上還有什麼比身體內有女兒的肝更暖心的事呢? 又有什麼比把自己的肝植入老爸體內,更讓人安心的呢?

親情是種依靠, 孩子在外面遇到多大的挫折,回到家都有父母的庇護。風狂雨驟,沒我家的牆厚瓦實。

我愛喝酒, 不過最近每拿起酒瓶就放下,想到浩子父女,不論多好的酒也沒他們的親情來勁。好,沒酒,就流點淚淨化我的靈魂。恰好女兒來電話, 問我最近在忙什麼,我說了浩子的事,女兒沉默了幾秒才回答:“老爹,我也會捐肝給你, 可是你能不能好好照顧自己,少抽點煙、少喝點酒?”

我摸摸肚皮, 肝到底在哪個方位?我對肝說:“肝啊,你給我好好爭氣。”望着山下一棟棟樓,這麼晚,許多人家仍亮着燈, 那星星點點的暖意透過窗,飄進一溜銀河的星斗。

世界多么美好,為了慶祝浩子離開加護病房,我該喝杯酒,還是不喝酒了,上床睡個安穩覺吧。我想通了,孝順是個名詞,親情才是動詞。

我陷入言論被轉發與關注的熱潮中,不能自已。甚至還運用我的專業知識, 篩選最值得關注的微博,好讓我的言論 更具有影響力。

大師重重點醒了我,他說,“追求影響力最大化,最後就會用影響力當藉口,去追求名利。不承認的人,只是在騙自己。”為了追求更大的影響力,我 像機器一樣盲目地快速運轉,我心中那只貪婪的野獸霸佔了我的靈魂, 各種堂而皇之的藉口,遮蔽了我心中的明燈,讓我失去準確的判斷力。我告訴自己,有了影 響 力,我就可以伸張正義,做更多有意義的事。但我的身體很誠實,我長期睡不好、痛風、便秘,還患了幾次帶狀疱疹。這些警示都太微弱了, 無法撼動我那越來越強大的信念。人說“不到黃河心不死”,狂心難歇,最後身體只好用一場大病來警告我, 把我逼到生命的最底層,讓我看看自己的無知、脆弱、渺小,也讓我從身體小 宇宙的複雜多變, 體會宇宙人生的深邃與奧妙。

身體病了,我才發現,其實我的心病得更嚴重!當我被迫將不停運轉的機器停下來、不再依賴咖啡提神的時候, 我的頭腦終於可以保持清醒,並清楚地 看到,追逐名利的人生是膚淺的,試圖改變世界的人生是充滿壓力的。珍貴的生命旅程,應該抱着初學者的心態,對世界保持兒童般的好奇心,好好體驗人生;讓自 己每天都比前一天有進步、有成長,不必改變別人,只要做事問心無愧,對人真誠平等,這就足夠了。如果世界上每個人都能如此,世界就會更美好,不必等待任何一個救世主來拯救。

現在,之前汲汲營營追求的一切,在我心里都漸漸淡了。卸掉身上很多看不見的負擔,我才有能力辨識,網上許多激昂、沸騰的討論,常常都充滿了負能量。

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病中醒來,昏聩的心靈也醒過來了。我現在不太看網絡消息, 更不覺得自己需要在網上仗義執言。眼 不見,心不煩,不見可欲,使人心不亂;不煩不亂,就不會給身心帶來壓力。壓力是一切疾病之源,就算是對自己的健康負責,我也勢必要遠離過去的生活方式了。

